【七、輕戒，全是自輕；毀律，還成自毀。妄情易習，至道難聞。拔俗超群，萬中無一。】

這是非常真實、懇切的忠告。因為修行不是憑口頭上說的，也不是靠我們思惟想像的，一定是要把錯誤的行為修正過來。錯誤與正確的標準就是戒律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如果把戒律看輕了，那就根本談不上修行，為什麼？把修行的標準都毀掉了，還修什麼！所以『輕戒、毀律』是自己毀掉自己的前途。什麼原因？下面說出來了，『妄情易習』，「易」是容易，「習」是習染、染著，很容易。無始劫來的習氣，遇到外面的境界，誰能做得了主宰？真正能做得了主宰的人，說老實話，都是佛菩薩再來的，決定不是凡夫。所以底下講『拔俗超群，萬中無一』，那是聖賢人再來的。凡夫一定要循規蹈矩，戒律就是一個規矩，一定要遵照這個規矩去做。尤其是《沙彌律儀》，這是學佛修行基礎的標準，這個做不到，說一句不客氣的話，就不是出家人，不是佛弟子，所以一定要自己要求自己。

在從前，有老師督促，有同學互相警策勉勵。在今天這個時代，這個善緣沒有了。這個時代所謂是民主、自由、開放，誰都不能夠干涉誰，誰也不能管誰，誰也不服人家的約束，現在是這個時代。在這樣的時代，我們真正要想發心自己成就自己，唯一的一條道路就是自己知道約束自己，這才能成就。自己懂得約束自己，在現在也是「萬中無一」，不簡單了。雖然不是再來人，也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、警覺性很高的人，這種人學佛一定會有成就。一定要拿這個標準時時刻刻規範自己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我們的想法、

看法、說法、做法，都要以此為標準。

我最初接觸佛法的時候，大概接觸佛法才一、兩個月就認識章嘉大師。他老人家有一天告訴我，「戒律很重要」。因為我們年輕，喜歡讀書，喜歡知識，所謂是知識分子，對於這些約束人的戒條不太留意，而對於經教裡面的理論非常羨慕，所以全部精神都投入在經教上，對戒律是疏忽了。所以他老人家一再的提起，說這個很重要。他舉個比喻，他說譬如我們從台北到高雄，坐火車去，你在上車之前一定要買一張車票，而這張車票在車上時時刻刻都不能丟掉，列車長會常常來查票。到達的時候，這一張票還要交回。他說佛家的戒律就像那一張火車票一樣，從你學佛這一天起，一直到成佛，都要遵守。

也許我們要問，凡夫要遵守，佛菩薩何必還要遵守？佛菩薩像孔老夫子講的「隨心所欲而不踰矩」，他為什麼還要遵守？佛菩薩心地清淨，已經圓滿成就道共戒，不但是道共戒，像阿羅漢已經有定共戒，決定不會犯戒了。他有定，心清淨，為什麼戒行裡頭這些小細節他還要那樣認真去做？這叫大慈大悲，做給初學人看的。讓初學人看到，「羅漢、菩薩都守戒，我們不能不守」，這是身教。如果他不遵守這些細行，叫我們遵守，我們不服。所以他在形式上的持戒是為了度化眾生，這就是大慈大悲。這是說明從初學一直到成佛都不離戒律，成佛是示現給初學人做一個榜樣。

【八、愚無慧目，不鑒是非。狂妄邪見，不循位次。】

『愚』是愚人，愚人沒有智慧、沒有慧眼。佛法裡面講的愚、智，跟世間的標準不一樣。世間有一等非常聰明伶俐之人，在佛法說他是愚痴，這個標準怎麼區別？佛法的慧是從定中發出來的，世間人的聰明是從意識心裡頭發出來的，這就不一樣。所以世間的聰明跟佛法裡面講的智慧不相同，也就是說世間人智慧的標準跟佛法

智慧的標準是不一樣的。世間人認為廣學多聞是智慧，佛法講的智慧不是從廣學多聞上得來的，是從定中開發的，換句話說，是清淨心的起用。清淨、平等的作用就是真正的智慧，所以他能夠辨別邪正是非。世間人的聰明智慧，在邪正是非裡面，局部的也許他能夠看出來，全面的他就看不出來；很近的階段他能看得出來，深遠的他看不出來。

『狂妄邪見』就是世智辯聰，不願意按部就班的學，他要求躐等，自以為聰明，這就是「狂妄」。李老師在《無量壽經》眉註上，有一段的意思是講「不能相信、不願意求生淨土，非愚即狂」，也是這一段的意思。愚、狂都是不老實，很難成就。愚、狂，我們凡夫都有這個病，只是個人輕重不等罷了。如何去對治？佛的教誡就是最好的對治。我們能夠依教奉行，破迷開悟，迷就是愚，悟就是真智慧。依教奉行，按照佛教導我們的順序去做。可是諸位要真做，不能假做。真做，你所得到的實在是太美滿了，世間人沒有法子想像得到，只有真正照做的人曉得。表現在外面，佛家常講「法喜充滿」，那是真正的快樂，這個快樂是從內心裡面生出來的，不是外面的刺激。世間人找的樂趣是外面的刺激，像跳舞、唱歌。佛法修養的樂趣是從內心裡像泉水一樣往外流，那是真正的法喜，所以離苦得樂是真的。離苦得樂是果，因是破迷開悟。要真正破迷，唯一的方法是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誡，依教奉行，認真去做，你一定會得到。

【九、佛藏經云：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者，非佛弟子。】

《沙彌律儀》是小乘，這是學佛、出家一入門先要學的。即使發了大乘心，還是要從這裡學起，這個一定要知道。在中國，可以說唐朝中葉以後，小乘在中國就衰了。小乘在中國興盛的時間很短，就是隋跟唐朝初年那一個階段，恐怕不到一百年，以後就衰了。

小乘經典的翻譯就是我們現在《大藏經》裡面的阿含部，翻得確實相當完整。我們現在知道「南傳巴利文大藏經」是小乘藏，跟我們大藏經裡面「四阿含」一比較，聽說它只多了五十幾部。小乘經有幾千部，只多五十幾部，可見我們翻譯得多麼完整。

為什麼小乘在中國沒落，沒人學？諸位一定要明瞭，從前中國的學佛人都是念四書五經，都念老莊諸子，這些基礎足以取代小乘。儒家講的「禮」跟佛家講的「戒」完全相同，佛教我們持戒，儒教我們守禮，守禮就是持戒。而且儒跟道的心胸比小乘人還要開闊。換句話說，儒跟道接近大乘，它也像小乘，也接近大乘，用這個作基礎入大乘比小乘經還要方便，所以中國儒、道代替了小乘。這是中國唐朝以後，佛門的狀況。

可是現在麻煩大了，現在小乘沒有人學，瞧不起它，輕視它，儒跟道也不學，這一入門就要入大乘，沒有基礎，這問題嚴重了。所以我們在現前的階段要求同學們讀《四書》。因為我們都是中年以上，不是很年輕，從基礎學來不及了。除四書之外，我們選定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彙編》，這是少到不能再少。《了凡四訓》跟《感應篇彙編》足以代替小乘的戒律，而四書可以代替小乘的經典。小乘經，我們選擇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。這是我為淨宗同學們選了七門功課，這七門功課要精、要熟，要認真把它做到。

淨宗的經典，我們選的是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要解》、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在五經一論裡選這三種。另外就是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再加上《四書》、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彙編》。用這七種做標準來修行，我們這一生決定得生。如理如法的修學，我們相信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品位一定相當高。因此，我們不能輕視小乘，小乘是大乘的基礎。

【十、戒是越苦海之浮囊，莊嚴法身之瓔珞，故須謹慎，勿使

毫釐有所虧犯也。】

這是說明戒律的重要。『浮囊』，也許你們大家沒有見過。如果諸位到大陸觀光，到鄭州去看黃河，現在渡黃河還用羊皮筏子，浮囊就是那個東西。它是羊皮吹氣，用好幾個羊皮連起來，就浮在水面上。皮囊如果破了就沈下去，所以不能有一點破損。現在也許你們看電視，「大陸尋奇」一類的，那個風景還能看到。現在大陸人渡黃河還用這個工具，這叫浮囊。『莊嚴法身之瓔珞』。一般人都很喜歡瓔珞，不僅是婦女，唐朝的男人也戴瓔珞，也戴花，你們看唐朝的那些畫，男人戴的帽子都插花，這是莊嚴的法相。戒律就是莊嚴法身之瓔珞，所以要謹慎，要認真的學習，不可以有虧欠，不可以違犯。

【十一、曇一律師云：三世佛法，戒為根本。本之不修，道遠乎哉？】

這幾句話說得很好。為什麼戒是根本？剛才說過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錯誤的行為，對與錯要有標準，沒有標準哪裡知道錯！戒律是標準。而戒律的標準，從最低的標準是一直不斷往上提升的，修行功夫愈高，戒律的標準也隨之提高。就好像學生在學校念書要守校規，小學生的校規跟中學生守的校規就不一樣，中學生守的規矩跟大學生守的又不一樣。

大家要曉得，同樣是一條戒律，譬如「不殺生」，我們初學有初學的標準，到你將來修行有功夫，得定了，那個標準又不一樣。到你開悟，明心見性，那標準又不相同了。同樣「不殺生」這一條戒，凡夫的標準、阿羅漢的標準、辟支佛的標準、菩薩的標準，不一樣，但是戒條是一樣的，都是不殺生，他持戒的心與境界不相同。我們今天是起步，一定要依《沙彌律儀》做起，好好去研究、揣摩，拿它跟我們日常生活行為來對照。

我們要重視佛制戒律的精神與用意、目的，這很重要，因為在條文上有很多不適合現代人的生活，所以知道它的精神與作用就知道怎樣變通，通權達變，這種戒律你就會非常歡喜接受。如果不懂戒律的理論與道理，你看到這一條約束我，那一條又搞得我動都不能動，好像把人都綁死，不願意接受了，所以看到戒律害怕。那是不認識戒律、不了解戒律。真正認識、了解，戒律是清涼法，幫助我們心清淨，不是約束人的，不是吃人的戒律，這都是一般人的誤會。